

左氏博議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九

舟之僑奔晉

閔二年虢公敗犬戎於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歟也歟將至矣遂奔晉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八曹舟之僑為戎右夏四月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舟之僑先歸秋七月辰旅以入于晉殺舟之僑以徇不國

天下之理有深可怪者倒挽九牛而不能舉秋毫吁可怪也洞視百里而能見岱華吁可怪也高脫亂世之禍而不能免治世之誅吁可怪也舟之僑當虢公有功之時獨先見其敗亡之釁幡然適晉遂免於禍可謂智矣其後城濮之役為晉文公之戎右叛官離

次棄衆而歸晉文誅之以徇於國智於前愚於後何
耶號公之禍智者或不能預知至若晉文之法則雖
庸人知其不可犯也舟之僞能知智者之所疑而不
能知庸人之所畏其理果安在歟蓋恃智與恃功等
耳號公之亡恃其功也舟之僞之死恃其智也舟之
僞既料號公之亡遂伐其智自謂人莫我若舉措任
情猖狂妄行蹈於大戮彼恃其功此恃其智其得禍
實出一轍亦何暇相是非哉渭納之捷號公方自喜
其師之勝而不知亡國之機已藏於一勝之中矣五
年晉侯海假道於唐以伐號號公之亡舟之僞方自
冬十二月丙子朔甲辰號

喜其言之驗而不知殺身之機已藏於一驗之中矣
其福也所以為禍也其智也所以為愚也號公以福
召禍舟之僞以智召愚使號公無功之可矜舟之僞
無智之可負則國不喪而身不殞矣先王功眇天下
而日有危亡之憂非欲自抑也所以居其功也智眇
天下而自處於匹夫匹婦之後非欲自晦也所以居
其智也項梁勝秦而驕宋義料其必敗不旋踵而梁
果覆其軍焉嘗謂是時宋義之言是國懷王奇其智
位之以上將兵未叩秦酣宴驕縱竟斃於項籍之手
項梁使羽再破秦軍羽等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見武

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
秦果來起兵擊楚大破之梁乘高陵君見懷王曰宋
義論武信君軍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
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為上將
軍至安陽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趙王疾引兵渡河
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必矣義曰夫搏牛之蝱不
可以破羸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
我引兵鼓行而西必卒秦矣故曰不如先闕秦趙夫
被堅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項梁之亡即魏公之
亡也宋義之死即舟之僑之死也凡人之相非未始
有極號公之勝舟之僑在其傍而議之回視僑之傍
已有議之者矣項梁之僑宋義在其傍而議之回視
義之傍已有議之者矣我方憂人而不知人已憂我
我方料人而不知人已料我是殆可長太息也噫舟

之僑宋義之失今世皆能議之矣議二子之失者亦
安知果無人復議其傍耶

衛懿公好鶴

閔二年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上
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上
實有祿位余馬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
矢使守曰以此資國擇利而為之及戰衛師敗
績遂滅衛信公二年
齊桓公封衛於楚立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
未嘗不撫卷而切笑者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世徒
見丹其顛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
浮華之士高自標置而實無所有者外貌雖入其中

亦何異於鶴哉稷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褒衣
博帶談天雕龍之辨逢蠶起泉湧禹行舜趨者肩相摩
於道然擢筋之難松柏之囚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
見史記齊世家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虫篆自衛
鬻者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白皇猷及
黃中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半策杖一戈佐國家
之急見後漢靈帝紀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滿
朝一觴一詠傲睨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
峯雋拔珠壁相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如机上肉
見晉紀是亦懿公之鶴也普通之際朝談釋而暮言老

環坐聽講迭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士

大夫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束手就戮莫敢技梧觀
史梁武帝紀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暇日所尊

用之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其議論揖其風度可

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之以患難則異於懿公之

鶴者幾希豈可獨輕懿公之鶴哉所用非所養所養

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使疎者處其危使貴者受

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抑

吾又有所深感焉鶴之為禽載於易播於詩雜出於

詩人墨客之詠其為人之所貴重非凡禽比也懿公

乘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猶鷓鴣梟然豈人之憎愛遽
變於前耶罪在於處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為人所
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
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耶吾於是乎有感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

閏二年注見八卷
在莊之族編題下

物之相資者不可相無物之相害者不可相有兩不
可相無則不得不合兩不可相有則不得不爭合之
者欲其兩全也爭之者欲其一勝也將全其兩勿偏
於一將勝其一勿分於兩心不可偏故調一於兩間

者謂之智心不可分故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姦蓋兩
者並立然後有兩者之間兩者既不並立拍何地而
為兩者之間哉彼未嘗有間而我乃欲處其間是知
依違者非姦也愚也父不可無子子不可無父非所
謂相資而不可相無者耶為父而傾子險也為子而
傾父逆也故君子處父子之間必以兩全為本至於
邪之與正則相害而不可相有有正則無邪有邪則
無正安得有所謂邪正之間哉將為君子耶蓋主其
正將為小人耶蓋主其邪此君子斷然而欲其一勝
也當兩全而欲使一勝則其一終不能獨勝當一勝

而欲使兩全則其兩必不能俱全亦審之而已矣醫
之於疾未嘗敢偏助一藏之氣使之獨勝兢兢然導
養均調俱不相傷然後止至於治癰疽則潰肌流血
無所愛豈非身與癰疽決不可兩全耶其視五藏則
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其視癰疽則若讎敵惟恐
有毫髮之存是非前怯而後勇也疾終愈術變也况
當國家危疑之時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也
耶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兩全柔者可能
也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兩全剛者可能也然
用其柔於邪正之間則懦而召姦用其剛於父子之

間則激而生禍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亂不旋踵自非
權移於銖兩眇忽之中機轉於俯仰笑頰之際孰能
不差毫釐而謬千里哉宜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
也晉獻公將廢太子中生先遣之伐東山里克進而
見獻公則諫以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退而見太子
則戒以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
其處父子之間者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
憚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克猶用前術而不
知變乃曰吾棄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
敢中立其免乎驪姬得其中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

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鬪獸不容蹄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新而方守其舊勢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應後勢克之所以敗也吾嘗論里克之為人長於柔而短於剛故能從容彌縫於無事之時而不能奮厲感慨於有事之日前所以中節者適遇其所長而已後所以失節者適遇其所短而已使克華而早死不及見驪姬之釁成則其短終不露世亦豈敢少訾之哉雖然人心不可兩用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者惟恐其有向背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向背之不明也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惟恐其有厚薄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厚薄之不分也克之處此難矣哉曰是不難譽親而詈讎同一舌也揖客而擊賊同一臂也豈聞其相奪哉大學之說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上下左右之間皆欲兩全而不傷何其恕也至其論小人則以謂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何其怒也嗚呼昔之達者蓋知之矣

齊侯戍曹遷邢封衛

閱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
二千人以戊曹備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
儀二年封衛于楚丘○諸侯救邢信元年諸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諸侯救邢信元年諸
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其○城楚丘信二
刑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城楚丘信二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
焉不書所會後也

王者之所憂伯者之所喜也伯者之所喜王者之所
憂也王者憂名伯者喜名名胡為而可憂耶不經祭
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王齊人伐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
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卒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
有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
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
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

益深如火益熱亦運之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者侯
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
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
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
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使湯武幸而居唐虞夏之時
無害可除無功可見湯自湯武自武民自民交相忘
於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
功而生夫豈吾本心耶是故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也
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
不幸也伯者之心異是矣凡王者之所謂不幸乃伯
者之所謂大幸也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

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狄以閔之元年代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于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威之心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攘夷狄而却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隣之常耳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伯哉先飢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今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頽都邑已傾屠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

徐起而收之拔於危感顛頓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也深仁重施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為五伯首向使絕之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嗚呼邢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豈苟仁人視之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今齊威徒欲成區區之名安視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耶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寇之虐而欲明吾之勲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

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真心一發森不可禦
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
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旁觀俟其既墜
乃始褰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恩
鄉隣必以為過人之行義既凜凜傾動閭里回顧前
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隣不稱若大不侔
然則為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耶寧遇後一人耶噫
此王伯之辨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

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
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孝授方任能元年革車

三十乘季年。趙宣子為國政。文六年趙宣子為國政制

事典止法罪辟獄刑董通逃由質要治舊決

本秩禮續常職出帶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

與大師賈佗使行。○晉悼公即位。成十八年

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口已責逮鰥寡振廢滯

臣乏困救災患禁淫匿薄賦斂宥罪戾節器

用特用民使魏相士勳魏頡趙武為卿荀家

荀會亦鷹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

弟共儉孝弟使士淫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

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為之法牟糾御

戎校正厲馬使訓諸御知義苟官為右司士
厲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
少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
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過冠為上軍尉藉偃為
之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過冠為上軍尉藉偃為
六驍屬馬使訓群驍知禮几六官之長皆民
與也卒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
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獲霸也

晉侯謀所以息民

襄元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

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帶積亦無出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

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楚為掩

為司馬

襄二十五年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

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際規偃指町原防牧隄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

車兵徒卒甲循之數○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昭十三年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卒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

子旗請伐吳

昭十三年吳城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

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楚子使然丹屈罷簡兵

昭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

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救

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惡幸淹帶

孔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

國火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

而後用○楚城州來昭十九年楚人城州來

師孔也

吳城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

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

王掩舍不德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成曰吾

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

而無寇難今宮室無量民人曰駭

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將以天下之事而責之一人之身本數末度弛張廢

置品叢目雜參錯填溢非立談之間所能決也必精

思熟慮用心而不知其幾然後粗能通其本原博問

廣詢閎人不知其幾然後粗能熟其利害歷歲踰時

費日不知其幾然後粗能成其紀綱法雖備矣未嘗
試而驟欲布之天下從歟違歟欣歟戚歟有效歟無
效歟是皆未可前定也用法者方且怵然疑慄然懼
必待事果便國果治然後敢自守法未出之前營度
布置如彼其勞也法既出之後憂疑皇惑如此其危
也嗚呼難矣哉吾讀左氏至衛文公趙宣子晉悼公
魏絳為掩之治國規摹條畫巨細畢備確實切近可
舉而行如入陶朱之室物物可以濟貧如發倉公之
筭物物可以伐病非為空言者也世之為治者與其
鑿空創意如是其難曷若取數公已成之法按而行

之乎所以漫不加省者特易之以為紙上語耳噫自
衛文而至為掩其治法載在方冊者雖止於數簡曾
不知其經畫之初耗精弊神竭平生之力然後僅能
底於此也是數公平生之精力聚於數簡之間其可
以紙上語易之歟彼苦身而立其法於數千百載之
前我安坐而得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後彼任其勞而
遺我以其逸可謂幸之尤者也工之巧者不肯授人
以其法琴之妙者不肯授人以其調固有服役終身
而莫得其傳者矣使幸而得之其喜為如何其感為
如何治國之法非一工一琴比也今數公治國之良

法表裏纖悉左氏盡發其秘於書學者一開卷而盡得之反不知貴重豈不怪耶必嘗習畫然後知珍顧陸之圖必嘗習字然後知寶鍾王之帖持以示田舍翁則詆為敗素腐楮耳苟未嘗留意治體亦安知數公之遺法可貴哉或曰楚平王之始得國有罪舉職簡兵撫民其法與數公無異者然楚終不振是法不足以為治也曰使平王常守是法而楚終不振謂法不足為治可也其後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則既不能守是法矣然則楚之不振者非法之罪也廢法之罪也今日服參朮明日服烏喙乃指參朮之為殺人不可耶

不可耶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

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若聒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異為不道人自顛軫代則三門異之既病則亦唯若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弊是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賂故也○虢公敗我于桑田

僖二年秋虢公敗我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而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虢滅虞五

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觀宮之奇諫曰觀虞
虞之表也號曰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
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
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
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穆也為文王
從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
御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號是滅何愛於
虞且虞能親於相莊乎其愛之也相莊之族
何罪而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豈潔神必據我冬
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豈潔神必據我冬
遂晉滅于虞遂襲虞滅之師

諫之用在於君未喻之前而不在于君已喻之後此
人臣事君之常法也然君已喻而不諫其名一其實
二已喻而不為耶是不待諫也已喻而不改耶是不
當諫也既曰喻矣其猶不改何也忧其利而冒其害

也人臣之極諫者吾聞其語矣曰是必姦是必詐是
必危是必亡深切著明庶幾君之一悟耳今君已知
其為姦許已知其為危亡不勝其欲而直犯之反飾
游辭而拒我又奚以諫為虞以貪號以驕自取滅亡
皆不足深論吾獨怪虞公拒宮之奇之諫其語太不
切事情久而後悟虞公姑飾游辭以對宮之奇耳晉
獻公戕害同宗滅霍滅魏不可以一二數皆置勿議
請專以假道一事論之晉姬姓也虞姬姓也號亦姬
姓也晉加兵於號而虞公乃語宮之奇曰晉吾宗也
豈害我哉虞公雖昏未至於遽忘號公之姓也其言

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觀宮之奇謀曰魏虞
虞之表也魏曰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
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
亡齒寒者其虞魏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
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穆也為文王
從是以不嗣魏仲魏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
伯王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魏是滅何愛於
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
何罪而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豈潔神必據我冬
晉滅魏魏公魏奔京師
遂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諫之用在於君未喻之前而不在於君已喻之後此
人臣事君之常法也然君已喻而不諫其名一其實
二已喻而不為耶是不待諫也已喻而不改耶是不
當諫也既曰喻矣其猶不改何也忧其利而冒其害

也人臣之極諫者吾聞其語矣曰是必姦是必詐是
必危是必亡深切著明庶幾君之一悟耳今君已知
其為姦許已知其為危亡不勝其欲而直犯之反飾
游辭而拒我又奚以諫為虞以貪魏以驕自取滅亡
皆不足深論吾獨怪虞公拒宮之奇之諫其語太不
切事情久而後悟虞公姑飾游辭以對宮之奇耳晉
獻公被害同宗滅霍滅魏不可以一二數皆置勿議
請專以假道一事論之晉姬姓也虞姬姓也魏亦姬
姓也晉加兵於魏而虞公乃語宮之奇曰晉吾宗也
豈害我哉虞公雖昏未至於遽忘魏公之姓也其言

果何謂耶蓋虞公心知晉非善意特休於璧馬之利不能自制冒其害而為之若正告人以真情曰吾甚愛璧馬不暇顧晉之詐則必為人所姍笑故枝辭曲說汎為悠悠之言苟以室宮之奇口而已其心豈以晉為誠不害同宗者哉奇遂謂虞公誠不知晉號為同宗乃若教乳兒稚子者提其耳而誨之何其暗於事情也虞公亟欲絕奇之言以謂若與奇論人事則吾說有時而窮不若託之神怪推隨於澆淺茫昧之中俾無所攷質於是又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亦特借神怪以拒奇初非真以為神可恃也奇復區區

進其說教負矣大抵君未知其不然故當告之以不然君已知其不然復瀆告之不然無益也奇則忠矣然何補於成敗之數哉至於荀息以璧馬之微覆虞號如反掌世皆以為智以吾觀之息亦未得為智也息之為晉謀一工而一拙息之料宮之奇一中而一失璧馬復歸而坐得兩國工矣驪姬申生之釁信四近在肘腋曾不能謀拙孰大焉預料宮之奇雖諫將不能聽固已奇中若奇前後之諫蹇蹇不屈反謂其懦不能強諫非失耶彼料宮之奇或中或失未足以為晉之存亡乃若拙於內難而不能謀此晉所以國統

屢絕而幾不血食也焉得智

齊寺人貂滿師

信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滿師于多魚 ○寺人貂立無虧信十七年齊侯

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子孟

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平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玄武

子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君更而

立公子無虧 ○宋襄伐齊立孝公信十八年春宋襄公

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

敗齊師于長葛立孝公而

管仲始進說於威公盪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伯其

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實

有抑必有揚有抑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占齊公

約中分齊國為二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

皆歸我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

兩相貿易要約既定各守封疆截然如胡越之不可

相犯自今日以後仲苟進苦言以阻威公之樂耶則

仲為負威公威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耶則威公

為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成功偉者恃此約

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苟崇臺榭盛狗馬侈聲色以

屢絕而幾不血食也焉得智

齊寺人貂滿師

信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滿師于多魚
 ○寺人貂立無虧信十七年齊侯
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主武子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玄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君更而立公子無虧
 ○宋襄伐齊立孝公信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從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垂
立孝公而

管仲始進說於威公盪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伯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實有抑必有揚有拘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占齊公約中分齊國為二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我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兩相貿易要約既定各守封疆截然如胡越之不可相犯自今日以後仲尚進苦言以阻威公之樂耶則仲為負威公威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耶則威公為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成功偉者恃此約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苟崇臺榭盛狗馬侈聲色以

奉威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干政漏泄軍事則正犯仲之約矣兵事尚神密泄他人之軍事猶不免誅况霸國節制之師豈容人輒亂之乎為仲者盍質威公以素約尸貂於軍門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意者闇而不知爭乎則仲非闇人也意者懦而不敢爭乎則仲非懦人也其所以不爭者殆必有說矣奕者舉棊纒三四斂手而甘敗者國棊也倒奩空枰大敗塗地爭猶不止則棊之下者耳仲國棊也先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安得不知難而止乎是故智者之敗在心愚者之敗在事智者之敗

在神愚者之敗在形智者之敗同室不知愚者之敗國人皆知使仲必待舌弊力屈然後始肯處於不勝之地亦何以管仲為哉仲與威公要約如此之明威公首負約而使貂亂軍政自常情論之仲之理甚直威公之理甚曲仲之爭必勝威公之爭必不勝仲何反自處於不勝而遽不爭也曰仲始與威公約既以佚樂與威公矣資人君浮靡淫麗之樂者屬之君子乎厲之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其禾藉也己容其近小人而禁其

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而惡其攘竊也世寧有是理耶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國之柄不暇長顧却慮而為是約至於漏師多魚之時仲固已默然陰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不能救之於末此仲之所以吞聲而不敢較也若他人居仲之地必不度事勢而爭之雖使威公或勉聽其言而逐貂然逐貂之後誰與威公供耳目之娛誰與威公極心志之欲苟復求如貂者繼之耶則盜權猶自若也苟求不盜權者置之君側必擁腫執掌然後可耳與臺閣寺輩能希君之意者必能盜君之權不能盜君之權者亦必不能希君之意威公左右誠皆擁腫執掌之徒則塊然宮中無以自適必反責管仲曰爾所以許我者享為君之樂也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樂也今吾感迫槁乾魯不能少享為君之樂豈非爾欺我耶是則用貂之初仲固可持左券而責威公之負約逐貂之後威公亦將持右券責管仲之負約也君臣相咎必至相睽仲之身將不得安於齊國矣管仲威公君臣之交聞天下一旦相責至此豈不貽笑後世耶仲之隱忍而不爭者畏此辱也况自貂始進之時言之威公所以敢用貂者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

自貂嬖寵之時言之威公所以未踈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為主而仲為客君臣之歡潛移客主之勢互變昔也貂為仲所容今也仲為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矧曰逐之乎逮仲之將死始明數貂之姦刻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其自為謀亦巧矣仲之謀雖巧然既開禍亂之原雖彌縫障蔽終不能遏廢薛子交爭國統殆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辨也嗚呼仲之輔威公而自期何如耶蓋將混文軌一統類雖山戎孤竹之屬皆入封略猶以為禍也晚節末路至使威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借仲屬之於宋襄焉仲始欲致威公於何地今反不能保一子而託之他人想仲發言屬宋襄之際顏慙愧而口囁喘弱天踏地無措身之所矣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衰而哀其窮也世之詆伯者必曰尚功利五伯威公為盛諸子相屠身死不殞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伯以功利者何其借譽之深也

自貂嬖寵之時言之威公所以未踈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為主而仲為客君臣之歡潛移客主之勢互變昔也貂為仲所容今也仲為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矧曰逐之乎逮仲之將死始明數貂之姦刻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其自為謀亦巧矣仲之謀雖巧然既開禍亂之原雖彌縫障蔽終不能遏廢薛季交爭國統殆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辨也嗚呼仲之輔威公而自期何如耶蓋將混文軌一統類雖山戎孤竹之屬皆入封略猶以為禍也晚節末路至使威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借仲屬之於宋襄焉仲始欲致威公於何地今反不能保一子而託之他人想仲發言屬宋襄之際顏怛怩而口囁嚅踟天踏地無措身之所矣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衰而哀其窮也世之詆伯者必曰尚功利五伯威公為盛諸子相屠身死不殞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伯以功利者何其借譽之深也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九

光緒八年歲在壬午正月初三日從書賈假一舊本因將

余家藏本對勘凡闕十餘葉遂與斌孫抄補之燈下目

光炯然不減少年時也常熟翁同龢時年五十有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

會陽穀謀伐楚

信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池盟○齊

歸蔡姬信三年齊侯與蔡姬東舟于圃蕩公絕也蔡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

人嫁之○齊侯蔡伐楚信四年齊侯以諸侯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誰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

諸水濱師進次于陞夏楚子如師師退安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

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九

光緒八年歲在壬午正月初三日從書賈假一舊本因將

余家藏本對勘凡闕十餘葉遂與斌孫抄補之燈下目

光炯然不減少年時也常熟翁同龢時年五十有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

會陽穀謀伐楚

信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池盟 ○齊

歸蔡如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

絕也蔡 ○齊侵蔡伐楚 信四年齊侯以諸侯

人嫁之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誰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

至于海而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縮酒寡人是

卷之九

十九

侯曰豈不毅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毅同
好如何對曰君惠激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
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此衆戰誰能禦
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
侯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
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盈完及諸侯盟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多小人之罪者薄
小人之罪者也小人之懷惡負罪者其心未嘗一日
安也一旦為人所發情得計露手足失墜何辭之敢
爭其所以旅拒不服者抑有由矣是非小人之罪也
治小人者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求之太深謂
正指其罪惡無所附益未足以深陷小人由是於本
惡之外復增其惡以其甚之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

多之小人始悻然不服雖旁觀者亦憮然有不直君
子之心矣所謂小人者方患無以自解也日夜幸吾
一言之誤一字之差乘隙以破吾之說今吾乃故為
溢毀無實之辭使彼得以藉口是遺小人以自解之
資也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為虛惡彼之
罪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罪為虛罪則為小人者惟
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偽而喪
百真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解百謫乎大商坐肆持
權衡而售物銖而銖焉兩而兩焉鈞而鈞焉石而石
焉人交手授物無敢出一語者苟陰加權衡而罔利

所羸者僅若毫髮衆皆競棄之將立為溝中瘠矣權
衡已定加則為貪罪惡已定加則為濫是故取貨財
者取所不當取則當取者必反不能取治小人者治
所不當治則當治者必反不能治但取所當取帑藏
自不能容但治所當治姦宄自不能避又何必曲取
而過治也哉齊威公與管仲為伐楚之役苟直指其
不共以討之則適投其病楚必稽首而歸罪矣而君
臣過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為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
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之名以蓋侵蔡之私抑
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質楚安

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使威公管仲
苟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王之問則言出而楚
服矣尚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影者形之
報也響者聲之報也刑者罰之報也高下輕重咸其
自取豈有一形而兩影一聲而兩響者哉君子之用
刑當聽其自犯而不置我於其間多與之為多寡與
之為寡苟不勝其忿而以私意增之是我之刑而非
刑之刑也伐人國覆人族殘人身而參之以我牙危
哉以小人而謗君子謂之誣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
亦謂之誣小人之誣君子全體之誣也君子之誣小

人一事之誣也小大雖殊然終同歸於誣而已矣君子方疾小人之為誣而復効其為誣亦何以責彼哉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威公者也然則楚之罪果止於不共王祭而已乎曰否楚聞周之衰竊王號以自娛淫名掩於天子罪未有先焉者也威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尚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使知其僭王必無反為楚隱之理今恬不加問是必不之見楚之僭王天下知之何為齊之君臣獨不見乎此無他惟有意求出師之名所以愈求而愈不見也人之求墜簪者簪橫吾足之前或脅亂而不能見簪曷嘗自墜

哉心切於求則目眩於視也威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

楚伐鄭

僖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齊執陳轅

濤塗 僖四年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

東夷者每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言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棄獲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陳轅濤塗

秋伐陳討不忠也 ○申侯城賜邑鄭伯逃歸

僖五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請於諸侯而城之美崇諸

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

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無汝
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
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
曰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
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鄭殺申侯以說齊
唐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
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
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
知其所由來矣姑以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
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
塗之譖也初申侯出也有寵於楚文王
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
不厭子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來
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
不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
其死也曰右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愈善而長姦者莫如徇時之說是說之行於世不知

其幾年矣持之有故也與之有證也辨之有理也無
惑乎傾天下而從之也其說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
天下堯舜而我獨共繇是以有放殛之刑天下桀紂
而我獨湯文是以有幽繫之禍故崇山幽洲之寘宜
也見尚書夏臺姜里之囚亦宜也見史記亂世之不利為
善猶治世之不利為惡也子欲為善於亂世盍先自
省能飢乎能寒乎能傲炎荒而輕冕鉗乎能嗜刃鋸
而親礮質乎能也固可忤時而獨行其志也如曰未
能盍亦隨時上下以徼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而
波蕩者十人而九矣噫嘻世之君子果何道而排之

乎春秋之時澆偽逢翹之時也徇時而生者吾見其
人矣忤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祭仲潘崇之顯榮際

見桓十一年洩冶伯宗之戮辱洩冶見宣元元年皆世

俗拍以藉其都也蓋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鄭伯

之臣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反覆趨利且齊

且楚者申侯也格之以世俗之說則孔叔之樸固膠

滯殆難免乎今之世申侯持詭譎之術遇澆偽之時

所謂卉之春而稼之秋也然孔叔卒無纖芥之禍而

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之說果可盡信耶附丁傳

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傳敗初哀帝時博

求稱尊號博喜孔光共持正議僖曼亦太后弟謂博

欲順伯會博新徵為京兆尹相與交結謀成博號由

是羅喜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太后使

晏夙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趙玄并奏喜無益於治

請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女承旨詔

彭宣雜問宣等劾奏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

戚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請獻符命者侯於王莽

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王莽篡位時爭為符命封侯

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

天命宜絕其源莽亦厭之遂使趙並驗治非玉成將

帥所班皆下獄甄豐及其子尋皆敗豐自殺尋驍方

列侯以下死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不悔者其知

者數百人

之矣嗚呼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

志之時也為小人禱者必祝其遇亂世而毋遇治世

抑不知事有大繆不然者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鐫譙至跬步觸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嚴師之筆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讎也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群讎輩置競於為惡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有餌焉以繫其鈎有錦焉以華其阱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此申侯所以徃為惡之利而至斯極也嗚呼小人者毋以遇亂世為幸哉

楚滅弦

僖五年平楚閻毅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汭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侍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云 ○黃不歸楚貢 僖十一年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楚滅黃 僖十二年黃人侍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

百里馬能害我夏楚滅黃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天下之辱為人
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恃人而受禍者固可責也
所恃者不足恃而納人於禍庸非可責之尤者乎齊
威公攘戎狄以尊中國弦也黃也僻陋在夷慕中國
之義自附於齊恃齊勿楚相繼覆亡左氏以恃人而
忘備責之抑不知一國之所以忘備者深信中國以

為可恃也終至於翦滅者豈非誤信中國而至於此
極乎為中國者誤人於死地曾不自咎尚忍隨其後
譏之甚矣愧而不知耻也人之汎舟者恃舟師而不
戒酣寢沉醉以溺於水是人固有罪矣然岸傍之人
罪之可也舟師罪之不可也彼由誰致禍而猶敢罪
之耶是溺人者非水也舟師也滅二國者非楚也齊
也二國之滅未足深恨吾獨有所深恨者焉中國之
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齊威獨斐然欲扶衰
振廢弦黃又奮然自拔於蠻夷而從之四方諸侯皆
將占弦黃之禍福以為進退是幾也中國蠻夷勝負
之决也使弦黃既附中國而社稷奠安人民豐阜則
皆歆艷棄戎即華楚雖倔強蠻夷間誰與同惡者今
齊威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福忤
蠻夷者立有禍人情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就禍
耶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向若威公倡義之初
蠻夷皆不知慕中國之義漠然不應其害猶淺是何
也彼雖未知從中國之有利亦未知從中國之有害
也不幸弦黃首恃中國而得禍雕題文身之俗必指
以相語曰吾始所以慕中國者圭璧黼綉之華也干
戚羽旄之美也豆蓬彝鼎之肅也磬筦鐘鼓之和也

謂可托吾國而無後憂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彼聲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為所誘而自投於禍哉是則二國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而絕蠻夷向中國之心為可深恨也嗚呼中國猶君子蠻夷猶小人小人為君子之害猶蠻夷為中國之害也世之名君子者招小人而誘之曰汝術甚危我道甚安汝盍去故而就新乎間有聞風而來者實無以與之既奪其小人謀身之術而不授之以君子藩身之具未入於仁而先入於愚未入於義而先入於迂恃其徒善言不隄防輕犯世忌以陷於禍向之儕輩交責而爭尤之曰汝不用吾言捨便利之舊術而就緩儒之迂計今禍福果如何也向之鄙夷吾黨而自附於彼吾謂汝朝升君子之門暮收君子之利顧乃顛頓困辱反不若吾黨循常守故之安則翦翦拘拘者果足恃耶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而仁義之道荒矣是皆以君子自名者之罪也以君子自名者誠不足恃矣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可恃而遂疑此道之不可恃耶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殺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世未有因罪其人而并罪其書者也萬古六經反坐腐儒曲士輩

而廢耶

楚文王寵申侯

唐七年齊人伐鄭鄭殺申侯以說于齊註見前篇題

愛而知其惡者天下之至善也亦天下之至不善也
凡人之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忘不蔽
不忘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至公者能之
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知而遠之善之善也知而近
之不善之不善也明皇之於李林甫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
及妃嬪家同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奏對常稱旨
上悅之上欲以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係
國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
從李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

也德宗之於盧杞

德宗建中二年用盧杞為相杞陰

距地上嘗與李泌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齊其熱必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齊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儻陛下齊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同用小人者也同以小人

而致亂者也彼善於此則德宗猶愈焉德宗之言曰
人皆以盧杞為姦邪朕獨不覺其姦邪是德宗之用
杞者愛而不知其惡者也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
也若明皇則既知其惡矣其目林甫以妬賢嫉能品
題之妙雖借辭於張九齡之徒殆不過是所謂臨亂
之君各賢其臣者惟不知其惡是以不能一朝捨也
如使知其惡亦必不能一朝居也今明皇既明知林

甫之惡不能減其毫髮之愛尊寵信任至十九年之
久豈復近於人情乎意在於用賢而不知其惡者德
宗也誤也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故也
誤者猶可恕既知其姦而用之者可勝誅乎受欺者
其罪小自欺者其罪大德宗不過為祀所欺耳是祀
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明皇洞視林甫之惡如見
肺肝是林甫本不能欺明皇而明皇自欺之罪豈在
於林甫乎楚文之嬖申侯也猶明皇之嬖林甫也明
皇知林甫之妬賢嫉能楚文王亦知申侯之專利不
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一則終我之身寵之不

衰二君之罪吾未知其孰輕孰重也彼子文不知楚

文之失反追誦其明亦惑矣古今以郭公惡惡不能

去為大譏

齊威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

父老曰善善不能去此所以亡也然郭公非愛其惡而不忍去

也實惡其惡而不能去也郭公雖懦而惡惡之本心

猶未失也豈若楚文與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

聲之不可並者哭與笑也貌之不可並者愠與喜也

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異哉楚文

明皇之心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於胸中不

相陵奪獨何歟蓋有說也善有力惡亦有力不見可

欲而不亂者善力尚淺也他日見可欲安知其不亂
也不見其姦而不怒者惡力尚淺也他日見其姦安
知其不怒也見可欲而不亂則其心深入於善善之
力已堅矣見其姦而不怒則其心深入於惡惡之力
已堅矣二君知二臣之姦乃良知之猶未泯者至於
知其姦而尚愛之是為惡所持其力既堅雖良知不
能奪也吾故論而發之以為善惡淺深之驗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莊七年秋盟于甯甯母謀鄭故也鄭使太子華
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淺氏孔氏子人氏三
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
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

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
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
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
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
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
服豈敢不惧若惣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
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
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託
記姦之也君盟晉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
其勿許鄭必愛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
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
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
是得罪於鄭冬鄭
伯使請盟于齊

道無待而有待非道也待之名烏乎生以彼待此曰
待以此待彼亦曰待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未有
彼待彼者也未有此待此者也兩在天稼在田判然

二物也語人以稼待雨可信也帛在機衣在身判然
二物也語人以衣待帛可信也若語人曰吾待目而
視待耳而聽則世固已疑而不信矣是何也目我之
目非借他人之視也耳我之耳非借他人之聽也我
視則視我聽則聽本非有待也雖然是固非有待之
待猶未免無待之待也目雖留婁不能自保其不瞽
耳雖師曠不能自保其不聵是雖無待於他人而猶
待於血氣尚非我之所得專也舉天下之物我之所
獨專而無待於外者其心之於道乎心外有道非心
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心苟待道既已離於道矣待道

且不可况欲待於外哉古之學者為己非以人不足
為也通天下無非己不見有人之可為也其動其靜
其語其默未有由乎人者飭躬厲行非以揚名也別
嫌明微非以避謗也簡賦省刑非以求民也深謀遠
慮非以防患也本無所待而作亦豈有待而止哉有
所慕而作者外無慕則不作也有所畏而止者外無
畏則不止也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則吾
之為善既無本矣無本之水朝滿夕除無本之善朝
銳夕隋是烏可恃耶鄭子華以世子而賣其國齊威
公貪其利而將受之從管仲之諫而止世莫不誦管

仲之言以為當以吾觀仲之言何其不知本也其言
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
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
自為善反待簡冊之毀譽以制之噫為善果待於外
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史籍將放意而不復為善耶
不道其君以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而制內
也幸而威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僅從管仲之
諫若威公好利之心勝好名之心則殘編腐竹何足
以制威公耶仲之說至是而窮矣信如是則聖人立
左右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內耶非然也恃史冊
以自制者固待外也視史冊為外物者亦未免有外
也至理無外藩以私情蔽以私智始限其一身為內
而盡棄其餘為外物乃若聖人之心萬物皆備尚不
見有內又安得有外耶史心史也記心記也推而至
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嗚呼
此豈管仲所及哉

晉里克帥師敗狄

僖八年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報采桑之役也復
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
期月

仲之言以為當以吾觀仲之言何其不知本也其言
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
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
自為善反待簡冊之毀譽以制之噫為善果待於外
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史籍將放意而不復為善耶
不道其君以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而制內
也幸而威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僅從管仲之
諫若威公好利之心勝好名之心則殘編腐竹何足
以制威公耶仲之說至是而窮矣信如是則聖人立
左右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內耶非然也恃史冊
以自制者固待外也視史冊為外物者亦未免有外
也至理無外藩以私情蔽以私智始限其一身為內
而盡棄其餘為外物乃若聖人之心萬物皆備尚不
見有內又安得有外耶史心史也記心記也推而至
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嗚呼
此豈管仲所及哉

晉里克帥師敗狄

僖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
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報采桑之役也復
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
期月

治戎狄如治姦民姦民狎官府則多訟戎狄狎邊鄙則多難一日之懲而終身不敢入官府者善政也一戰之威而百年不敢近邊鄙者善謀也戎狄之性折則服縱則驕彼其悍然執兵翦我郊保藩我積聚歐我馬牛蹂我稼穡羽檄雷動車馳轂擊謀臣勞於朝戰士勞於野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幸而一勝反抑鋒按銳縱之徐驅而歸為夷狄者勝有重利敗無他虞亦何苦而不為寇哉是故狃於為寇之利視吾邊境如登虛邑吾被邊之民歲暴骨而月裹瘡哭泣之聲未絕而鼓鐸之音已振矣是何待戎狄之厚而待吾

民之薄耶然此亦非所以厚戎狄也怒生侮侮生怒怒之與怒相反而相生者也始吾怒戎狄以為不足治其侵不問其劔不迫犬羊之心恣睢桀驁意我之不能師陵侮暴犯非人所堪於是乎不勝其忿掃境內之眾窮誅極討覆其巢錮其根以逞吾憾召今日之怒者庸非前日之怒乎嬖書之怒所以召絕暮之怒也漢東帝即位冒頓致書呂太后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无太后好報書遂和親武帝即位王恢以馬邑誘匈奴自是絕和親先是漢趙信降匈奴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殺漢兵於是漢遣衛青渭橋之怒所以召定襄之怒也唐太宗初突厥進寇高陵尉遲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突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

治戎狄如治姦民姦民狎官府則多訟戎狄狎邊鄙則多難一日之懲而終身不敢入官府者善政也一戰之威而百年不敢近邊鄙者善謀也戎狄之性折則服縱則驕彼其悍然執兵翦我郊保播我積聚歐我馬牛蹂我稼穡羽檄雷動車馳鼓擊謀臣勞於朝戰士勞於野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幸而一勝及抑鋒按銳縱之徐驅而歸為夷狄者勝有重利敗無他虞亦何苦而不為寇哉是故狃於為寇之利視吾邊境如登虛邑吾被邊之民歲暴骨而月裹瘡哭泣之聲未絕而鼓鐸之音已振矣是何待戎狄之厚而待吾

民之薄耶然此亦非所以厚戎狄也怒生侮侮生怒怒之與怒相反而相生者也始吾怒戎狄以為不足治其侵不問其刃不迫犬羊之心恣睢桀驁意我之不能師陵侮暴犯非人所堪於是不能勝其忿掃境內之眾窮誅極討覆其巢鋤其根以逞吾憾召今日之怒者庸非前日之怒乎嫚書之怒所以召絕幕之怒也漢惠帝即位冒頓致書曰太后曰陛下獨立孤憤也獨居兩主不樂先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无太后好報書遂和親武帝即位王恢以馬邑誘匈奴自是絕和親先是漢趙信降匈奴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疲漠兵於是漢遣衛青渭橋之怒所以召定襄之等十萬騎絕幕擊匈奴唐太宗初突厥進寇高陵尉遲德與突厥戰怒也於涇陽大破之突未頓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

之北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頡利見軍容甚盛有懼色頡利請和詔許之遂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後復寇也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二千自馬邑進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又破於陰山擒頡利可汗

故曰此非所以厚戎狄也小治之於未侮之前傷少而怨淺大治之於積侮之後傷多而怨深孰厚孰薄孰寬孰猛必有能辨之者矣吾是以知里克之侍戎狄不得為仁而梁由靡之策亦未始為虐也主里克之說者歷舉宣王之詩嚴尤之論以謂王者治戎狄正當如此抑不知理有似而差言有類而異歐之而已者嚴尤之稱宣王也見漢史匈奴傳懼之而已者里克之

沮梁由靡也兩者相去不能以寸然謂之歐則不止於懼矣謂之懼則本未嘗歐矣其言淄澠也其理涇渭也宣王之詩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太原周境也獫狁宣王之逐戎狄不盡吾境不置也乃若采桑之戰實在屈之北平陽之西南固晉地也狄尚在吾地里克僅得小勝遽卷甲而不進安得自附於宣王之師乎宣王縱戎狄於吾境之外里克乃縱戎狄於吾境之內世比而同之過矣吾嘗論縱戎狄者有二驕之使不吾忌待其自墮術中者詐者之事也為阱以陷獸者也寬之使知吾不足忌遂敢肆其貪噬者懦者

之事也開門以招盜者也古今之縱我狄者揣其情
研其實不出一說而已矣前一說聖人不忍為也後
一說聖人不肯為也

宋太子竑父請立子魚

僖八年宋公疾太子竑父固請曰日夷長且
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曰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九
年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
聽政於是宋治故
魚氏世為左師

無故而為駭世之行求名之尤者也宋襄公之遜於
子魚是也以統則正以親則嫡以勢則順無故而欲
推之他人非求名果何說也然求名之罪人所共指

不足深責乃若不明乎善則學者所同病所當先論
也宋襄所以無故而遜國者吾知之矣其心急欲自
表目於世悒然恨無善之可為故振竒以駭世耳築
山於平地者以其無山也使居泰華之傍必不築也
鑿沼於平地者以其無沼也使居江海之傍必不鑿
也平地無山故叛築而強為山平地無沼故疏鑿而
強為沼彼矯激而強為駭世之行者豈非平居自視
無善之可為不得不出此耶人之言曰天下之善遇
之不可不為不遇不可強為其視宋襄進一等矣亦
未免五十步笑百步也一歲之間自春至冬一日之

間自朝至暮一國之間自君至民一身之間自頂至踵無時非善無物非善周流充塞隨在隨滿今乃謂遇善則可為不遇善則不可為吾不知擇何物為善棄何物為不善耶古人為善惟日不足世俗乃棄善之難遇何其反也以魯遇宋謂之遇以齊遇陳謂之遇以子路遇荷蓀謂之遇為善而欲遇善善豈在外耶君子明乎善者天理混然生生不息不知有善之可擇也不知有不善之可棄也尚不見精何者為粗尚不見純何者為駁雖極世所謂至高之節如堯舜之揖遜亦世俗自為之名耳步趨也言語也飲食也

寢息也皆人日用之常也而兀者獨羨人之步趨以為不可及豈步趨果難於言語食息之屬哉自兀者觀之則然也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伐若巡狩若歷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未嘗置輕重於其間也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萬事中的一事耳世俗指其一事為高而忽其餘事為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捐一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遂誇大以為至高之節矯情而效之此宋襄之徒所以每不絕於世也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然則非特幽囚野死之

毀為以利心量聖人也誦堯舜揖遜以為高者正所謂以利心量聖人也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一

會旱葵丘尋盟

僖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譽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子君務靖亂无勤於行晉侯乃還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伯期於伯強期於強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

得而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足與為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為治之先亦或為治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伯不可得也自期於伯者至伯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強而止於強伯而止於伯是特安於小耳雖不足有盛世而追遐軌然下視弱國陋邦所獲不既多矣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不可也抑不知天下之勢

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者必不能保其強也伯而止於伯者必不能保其伯也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齊威公拔管仲於縲紲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伯功相期何其壯也所期既立左國右高前鮑後隰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淬厲奮發以赴吾君之所期至於葵丘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陛幕張燎舉有司戒期駢圭交烏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威公降祀遵廷下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佩衝牙之

音鏘如也隆寵榮光焜耀在列申以五命之嚴示以
載書之信明約顯命若挾河漢而轟雷霆區區曹許
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
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
侯者猶膏車秣馬奔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五伯莫
高於威公而威公九合之盟葵丘之會實居其最一
時文物之盛騷人墨客誇談矜語至于今不衰嗚呼
威公素所期者及葵丘之會悉償所願滿足無餘種
之累年而獲之於今日信可謂不負所期矣所期既
滿其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來宰孔之

譏遂以召五公子之亂僖七年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
乎吾嘗譬威公之功業葵丘未會之前猶自旦至望
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丘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
月也浸缺而浸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
尚安能復增乎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威公非不知
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也使威公所
自期者不止於伯詎肯至伯而滿哉威公之罪在於
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兩驟而沼溢非兩
之罪穀沼者之罪也酒暴而卮翻非酒之罪造卮者
之罪也沼之所受有常限卮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

期有常願踰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不為汲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為厄何憂乎千釀之醴威公素不以伯自期則下視伯功亦蛟虻之過前耳吾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進伯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曰王道果可息則禹之孜孜湯之汲汲文之純亦不已何為者耶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僖九年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天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

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无益也荀長曰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自王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秦伯納晉惠 僖九年晉郤

賂秦以求入齊盟明師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持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聞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手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憐不賤鮮不為則无好无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侯殺里克不鄭 僖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

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也雖然子執二君与一大夫為子君者

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發加之
 罪其无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
 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平鄭如秦言於秦
 伯曰呂甥卻稱異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
 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後不落矣冬秦伯使
 我於秦遂殺平鄭祈率及七輿大夫平豹奔秦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
 也我之必出公曰失衆
 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晉乞糴于秦
 三年冬晉着飢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
 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
 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
 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
 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
 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相繼命之
 ○秦乞糴于晉
 十四年冬秦
 曰汎舟之後
 晉人弗與慶鄭曰肯施无規幸災不仁貪愛
 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日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
 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
 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肯於
 幸災民所棄也近猶離之况怨乎弗聽退
 曰君其
 ○秦晉戰韓原
 十五年晉侯之入
 悔是哉
 也許賂秦伯以河外
 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
 之饗故秦伯伐晉九月晉侯逆秦師壬戌戰
 于韓原秦獲
 晉侯以歸

正始者萬事之本也始其始而不終其始者蓋有之
 矣不始其始而能終其始者理之所必無也吾未聞
 種稗而得穀者也吾未聞植棘而得櫝者也吾未聞
 造醯而得醪者也吾未聞網魚而得禽者也吾未聞
 學墨而得儒者也吾未聞圖伯而得王者也失其始

而求其終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及今失於始而蹈禍
釁者豈惟一人耶荀息受獻公不正之託國危身死
死無所名失之於始也秦穆公不置德而置服親被
晉惠反噬之辱失之於始也晉惠公攬一國之利不
見輕諾之害竟被內外之賂自取囚繫失之於始也
失之於始良平不能為之謀儀秦不能為之辨孫吳
不能為之戰墨翟田單不能為之守百補千營終亦
必敗而已矣雖然是說也為始謀者言之可也不幸
而已失其始者雖聞吾言不過拊膺搏髀為無益之
悔果何術而救之乎曰見其無始而絕之者君子之

正也見其無始尚欲扶持之者君子之恕也父母之
於子雖其始不遵教戒已在憲網已在縲紲自非甚
不可救父母之心豈遽已乎經度赴援使得未減其
罪降重為輕亦父母之所屑為也君子視天下猶父
母之視子也雖見其已失於始苟未至於勢窮理絕
亦豈惜一舉手之力乎荀息以孤身而當衆怨之衝
其禍大而不可救秦穆公雖受侮而終能取償於晉
其禍小而不必救惟晉惠公之事在二者之間猶君
子之所當論也惠公始以甘言重賂誘秦既得國而
盡食其言秦穆公之心未嘗一日忘晉也至晉饑而

秦輸之粟非憂晉也積我之厚形彼之薄所以怒其衆而將使之也斯怨也豈禱請所可謝言語所可回乎幸而秦饑乞糴於晉此天錫晉以釋怨之資也使君子為晉謀必曰吾久負秦約常患無以自解苟因其乞糴亟如其請而振其急則秦將見今日之恩而忘前日之怨政使怨不盡解亦可以殺其怒而緩其毒雖鋒刃相向其致死於我必不力矣彼號射乃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吁是何言歟號公徒知與粟之無損於怨不知開糴之增其怨也擇禍莫若輕擇怨亦莫若輕雖使果如號公之言無損於怨亦猶愈於

增其怨况與之粟乃所以損其怨乎慶鄭雖欲救之然其氣暴其辭悍適所以起晉惠之怒而已惜乎慶鄭有救之之心而未得救之之道也使君為晉謀則失之於始豈不可收之於終乎吾嘗攷論秦晉交爭之際益知天下之理不可有毫髮之過焉晉之負秦理當怨也秦之伐晉理當報也韓原之戰怨晉惠者豈特秦人哉雖晉之衆亦忿然有不直其君之心矣逮至秦穆執晉侯而歸囚之靈臺則是奪踐田之牛見宣十報之亦已甚矣惟其報之稍過於理於是晉人反哀其君之窮而怨秦之酷移不直其君之心為

不直秦之心奮怒踊躍征繕以輔孺子有不與秦俱
生之意嗚呼天下之理果可有豪髮之過耶千鈞之
重加銖兩而移信矣哉

沙麓崩

僖十四年秋沙麓崩晉卜偃
○隕石鷓退飛
僖十六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
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
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
○星孛北
斗服曰不出七年有星孛于斗周內史叔
梁山崩成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
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晉侯論宋

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
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
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
不舉降服乘縵敝祭出次祝幣史泮以禮焉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
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晉侯論宋
災 襄九年災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晉侯問
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
出內火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
正閔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
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
火是少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以
○梓慎
論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
有時當陰不寒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
鄭必飢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士虛而民耗
不飢
○裨竈論楚 襄二十八年裨竈曰今茲
何為

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子產論參商事在

以害鳥幣周楚惡之 ○大兩雹 昭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

八卷首 ○大兩雹 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

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

水淵陰匝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

作實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拒

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預焉大夫命婦

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

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

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

之天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

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

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厉疾不降民不

天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

雷不發而震震之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李

○士文伯論火見 昭六年士文伯曰火見鄭

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

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 ○晉侯問日食

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果災 ○晉侯問日食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

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晉搜无違命年
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
淫故問賜之姓使祀虞帝臣間盛德必百世
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死既有矣

○裨竈論陳災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
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

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
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
陳也死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鶴火而後
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星出婺女 昭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
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

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
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絕戊子逢公 ○景王
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問長洪 昭十一年景王問於長洪曰今茲諸
般弑其君之歲也歲任豕韋弗過此矣楚將
有之然壘也歲及大梁祭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子在申乃召蔡炎侯尹侯將往蔡大夫曰王
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不如死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
享蔡侯於申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
其士七十人 ○梓慎論帝 昭十五年春將禘於武

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侵非奈祥也喪氣
也其在 池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位事禘火
而卒去祭 ○星孛大辰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
卒事禮也 ○星孛大辰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

曰星孛所以除舊布新也天爭恒象今除於火
火出於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
吾見之是其微也火出而血見今茲火出而章
必火六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

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
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司日火
若我用雖首王贊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

火始昏見 昭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
風梓慎曰是謂駝風火之始也七

日其火作乎戊寅月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
 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
 鄭數日皆采告火梓慎曰不用吾言鄭又將
 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室以保
 民也若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
 產曰天道遠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
 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
 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梓慎望氣
 昭二
 二月巳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
 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自大喪叔孫昭子曰
 然則戴恒也汰侈无
 ○梓慎對日食
 昭二十
 禮巳甚亂所在也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
 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鞮哭曰
 之昭為日子叔鞮死非
 ○梓慎論日食
 昭二
 所哭也八月叔鞮卒
 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
 子曰旱也日過分而傷猶不克克必甚能无

无旱乎陽不克莫將積
 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
 ○齊有彗星
 昭二十
 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
 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具天之
 有彗也以除穢也君无穢德又何禳
 ○史墨

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史墨

占日食
 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

歌曰古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
 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
 ○楚雲如

赤烏
 哀六年吳伐陳楚子救陳楚子救陳將
 戰王有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也志雲

如衆赤烏交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
 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令尹
 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
 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祭弗

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間災祥祲兆未始不以其類應也麗於上峙於下群於中同本同生同體同流未有一物之不類未有一物之不應類乎類乎其天地萬物之樞乎有明類有晦類有旁類有互類有遠類有反類肅雨又暘謀寒哲燠晷儀之不可測數術之不可推者明類也昆侖滂薄恍惚杳冥相與於無相與相求於無相求者晦類也盪而相侵迫而相陵指其影而射其形動於室而兆於鄰者旁類也經緯羅絡參錯四薄其應復為感其感復為應者互類也悶悶其遲恢恢其容形若踈而實密近若差而實精者遠

類也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順來而逆往或咎終而休始者反類也類與不類相與為類類之中復分其類焉毫而析之縷而陳之雖合天下之人皆為研桑空渭濱之竹皆為籌筭亦有所不能計貫之以理則一而已矣千妍萬醜無二鏡也千柯萬葉無二木也千殊萬別無二類也一而萬萬而一者也貫一理而通之者聖人也名一說而執一類者瞽史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青之見視前世為多一時為瞽史之學者占候推步時合時舛時得時失瑣碎繳繞聽者益厭之則為說以攻之曰星墜木鳴川竭谷堙

彼之咎也德薄道虧政荒民散我之咎也彼為彼我為我我不能預彼事彼亦安能預我事哉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者曰居天下之上者君也居人君之上者天地也聖人患人君在人上肆情任意無物可制故復假在君之上者以制之此災青變異之說所以興也苟明言其無預於人則聖人之機一旦發露為君者不復有所畏矣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者曰天地人未有不相通也聖人非虛假災青以脅人君也召瑞者德召妖者異昭然不可誣但不當如瞽史之苛細耳災青之來修吾政省吾過以敬天

怒可也猶某災謂由某事修某事以應某災不可也說至於此天下之論其定已乎未定也天地之應未嘗不以其類也汎謂之災而不知其所由災汎謂之怒而不知其所由怒何其汗漫而無統也一人之身痛發於股則知其其在股痛發於肱則知其其在肱痛發於腹則知其其在腹痛發於心則知其其在心詎有感類呻吟而不知痛之所在者乎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為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混然大而無際一星一雲之覆一川一阜之變歷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錙銖銖不紊不乱豈若世之汗漫者

哉是聖人歷象在身而不待義和之曆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璿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已而信曆象舜不信已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已耶非也身有曆象而不廢義和之曆象堯之所以為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所以為舜也彼謂制行以人不以已者果足以知堯舜哉

見堯典及舜典

楚子賜鄭伯金

禧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无以鑄兵故以鑄之鐘

趙姬請逆叔隗禧二十四年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

主原同屏括後嬰趙姬請逆皆與其母子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

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楚子討陳宣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遂入陳殺夏徵舒環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

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

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

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

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必討召諸侯而以貪端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吾未之聞也反之

可乎對曰可哉吾濟小人所謂取諸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 ○ 晉使魯歸汶陽

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 田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齊季夫子箴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

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无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數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无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体詩曰女也不爽士二三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與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知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知伯石辭卿襄三十年鄭伯有既死使太史命命又年如是者三乃受策入拜子○楚復取產由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魯大亟昭七年楚子辛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亟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貲公曰何賀對曰齊晉越欲比久矣寡君无適与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實守玉矣敢不賀公懼反之

予奪之際猶辭受之際也已受者可辭已辭者不可及已奪者可予已予者不可奪趙姬既為內子復推以與叔隗而身下之已受者可辭也鄭伯石為卿既辭而復請命子產是以惡其為人已辭者不可受也楚莊王已縣陳從申叔時之諫而續其封已奪者可與也晉景公割齊汶陽之田以畀魯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以納季文子之侮已予者不可奪也君子無苟辭知其不可復受也君子無苟與知其不可復奪也理不當辭在我何愧始辭而卒受之則愧心生焉理不當予在彼何怨始予之而卒奪之則怨心生焉吾

尚欲釋有愧為無愧豈可反使無愧為有愧乎吾尚欲平有怨為無怨豈可反使無怨為有怨乎王述之

未嘗辭官不察者固疑其貪也晉哀帝興寧二年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

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所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退曰汝謂我不堪

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伊尹之一

介不以與人不察者固疑其吝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

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觀其辭受未定

之初人競自處於廉而處王述以貪王述固不辨也

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愧超然居眾愧之外者王

述一人而已矣觀其予奪未定之初人皆競自處於

義而處伊尹以吝伊尹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

不免於怨泰然居眾怨之外者伊尹一人而已矣是

故賢王述於後者貪王述於先者也聖伊尹於後者

吝伊尹於先者也聖賢之辭受予奪非眾人所能識

也物在彼則謂之辭受物在我則謂之予奪一名而

二實者也辭受既不可中悔予奪其可中悔乎予奪

固不可中悔若土地廣輪之博爵秩印綬之崇猶人

情之所重者不能堅決尚有說也彼楚成之金楚靈

之弓殘心狹量拳拳於一物何其愈下耶世俗猶以

鑄兵之盟遠啓疆之說為楚之得計抑不知楚成與鄭以金而楚其鑄兵則鄭忘楚之賜而怨楚之猜是雖不奪鄭之金而實奪鄭之心也在楚失有寶之用在鄭得無用之具我有所損而彼無所益計無拙於此矣魯侯懼遠啓疆之說而反楚之弓者非果懼三鄰之窺也懼楚靈之怒也不壓以全楚之威則區區兒戲之說豈足以動魯侯耶以堂堂六千里之楚而下臨最爾之魯令出於正何索不獲乃以一弓之故卑體巧說惟恐魯之不從想啓疆之膝一屈而楚國之威索然矣信哉予奪之不可輕也予奪不可輕猶

衆人事耳聖人之視予奪初未嘗有輕重也舜視天下如棄弊屣豈舜直輕天下如弊屣哉孟子特為桃應言之耳見孟子天下者桃應之所重也敝屣者桃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而已孟子止言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重誤矣吾將因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敝屣當其不可與視敝屣如天下

邢人狄人伐衛

唐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蒧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乃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
○衛叛晉定八年衛侯欲叛于晉言事狄師不

孫賈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具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負羈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公孫文子拒衛侯哀二十五年改盟弗許○衛侯為靈墓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戰而登席公怒聲曰臣有疾是以不敢公愈怒褚師出公哉其子曰必斷而足公之入也奪商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剪夏丁氏以其幣賜彭封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齋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哀期得

罪公使三匠以公使優校盟季弥而其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弥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与季弥作乱乃出適蒲弥曰晉先信不可將適郵弥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曰魯不足与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弥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載宝

漏以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之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也兄弟閱于墻鬪狼忿詈手足之歡無復存矣他日俱出塗人歐其兄為弟者忘向之怨勃然往救之是心安從生耶兄弟之愛天也鬪鬪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忘也一旦遇塗人之辱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奮厲勃烈海可

倒山可移金石可貫豈薄忿細怨所能遏耶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
私欲梏之小智藩之封執固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
或叩焉或觸焉其機立應自不容瞬掣其梏決其藩
千封萬執剝落解散固有破百年之人偽於一息之
間者矣唐代宗何如君也德宗何如君也昏庸猜害
民困其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及在播遷流
離之中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責以感發天下君
臣之機見唐柳伉陸贄傳真機既生森不可禦向日之抑塞
向日之殘酷向日之橫斂向日之征徭後機一衝前

怨咸息愛君之外舉無餘念疾首痛心爭先赴敵不
越月踰時而歸二君於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整
動其機效已若此况其機素明者耶衛國之君兩用
此機文公以邢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前
而終能滅邢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以激其民動是
機於後而終能亢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屈已於此
則無以發機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之淫縱侈
慢豈素拊循其民者耶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為
靈公也靈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雖
然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邢狄之侵與晉之侮

非有陝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而文公靈公張大其事
遽自避位甚已之辱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既維
而不能矣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人機亦隨馴致其
患公孫彌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文靈動其機者
不端詎至是耶以人蔽天猶可也以人亂天不可也
蔽者其天尚存方開之以天而遽接之以人匿邪於
根液毒於髓本原之地為所汨亂吾不知何時而能
去也心不受病受病則其狂不可制真不受偽受偽
則其惡不可除陝心之狂陝真之惡果終無術而不
可解耶吁

秦取梁新里

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
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梁亡
僖十九年梁亡
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五功亟城而
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講公宮
曰秦將襲我民懼
而潰秦遂取梁

觀治不若觀亂觀美不若觀惡自古及今蹂踐殘賊
而終不可亡者乃天理之實在也登唐虞之朝者舉
目皆德政陪洙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縱橫交錯無
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果何自以窺天理之真
在哉至於居亂世遇惡人所見者莫匪橫逆所聞者
莫匪詖淫所謂天理疑若殄滅而靡有孑遺矣然橫

逆談淫之中天理聞發時見一班豈非是理之真在
歟我生不有命在天紂之所以拒祖伊也書西伯人
皆知其掩辭也託則託矣然天之一言胡為而忽出
於紂之口哉何適而無道跖之所以荅其徒也莊子
人皆知其託辭也託則託矣然道之一言胡為而忽
出於跖之口哉紂身與天違而口忽言天跖身與道
違而口忽言道噫不知是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忘
歟善觀理者於此所以深致其觀也梁伯溺於土功
無故勞民底於滅亡議者莫不指罔民以寇自致駭
潰定梁伯之罪是則然矣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

之所在焉人皆以罔民為梁伯之詐心吾獨以為梁
伯之良心世之論良心者歸之仁歸之義歸之禮歸
之信未有敢以詐為良心者名詐以良心豈有說
乎曰詐非良心也所以詐者良心也梁伯之版築其
自以為是乎自以為非乎如自以為是必不待罔民
以其寇將至也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惟其心
嫌然以為非恐民之不我從故虛張外寇以脅之耳
嗜版築而不已者心之私也嫌版築而不安者心之
正也詐固非良心嫌獨非良心乎吾是以知天理常
在人欲中未嘗須臾離也梁伯欲心方熾而良心遽

生孰導之而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聖人迎其善端而推之而廣之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梁伯一慊方生而遽繼之以詐是猶墮雪霜以摧始萌之草群鷹隼以擊未翼之雛良心安得而獨勝乎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不能消背之不能遠雖甚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有以繼之則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一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二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

僖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爲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爲諸侯義士籍二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 ○季平子用人於亳社 昭十年秋平子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先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泐泐之謂甚 ○楚子用隱太子 昭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一年冬十一月楚子臧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 正必悔之

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焉得而不
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焉得而不暴幽明也物我也混
混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一喜喜觸於心則幽明物
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
約而皆怒判而為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為
盈虛予奪損益是非之理散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
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間也昔之
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
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為一體不見有可傷之地也
既傷於民亦傷於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者

其知人之方乎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合幽明不合
而有人與物之間焉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間焉
遂以為苟便於身何耻乎媚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
人以妄傳其以為傳偽然後置怪誕之說興然後
君蒿悽愴之妖作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然後釁塗
剗剔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我狄禽
獸之所不忍為者非天獨賦以酷戾狼逆之性也私
已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而至此極也一特之君子隨
而議之是猶詆蚩尤之殘哂盜跖之貪適為贅爾曷
若求其為暴之原而滌之乎天下之理有通有塞其

通耶八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上際下蟠不見其間孰非吾仁者哉其塞耶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為志朝三省而日九思然在此有毫芒之塞則在彼有尋丈之間發於其身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駭奔電走霆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而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輩何以大相過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也是故欲仁者不于其仁于其通去暴者不于其暴于其塞

衛旱伐邢

僖十九年秋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亂克商而年豐今邢无道諸侯先伯天責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

昔之善用兵者託於怪神以使其衆雖苟收一時之勝其患有遂流於後世而不可解者矣然所託者出於人之所共疑則其患淺出於人之所共信則其患深卜偃之牛聲傳二十田單之禽翔史陳勝之書帛見漢書樊崇之探籌見後漢劉皆托神怪以譎衆者也是其說妖誕不經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士可以欺小人而不可以欺君子可以欺一時而不可

以欺後世亦何足與深辨哉乃若衛之伐邢其所托者有不得不辨者焉天者人之所大也聖人者人之所尊也以天為辭人孰敢違以聖人為辭人孰敢議衛方欲伐邢而患無以使其眾甯莊子乃因歲旱之災為動民之具其言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使衛討邢乎甯莊子之意不過欲假天之神借武王之重取衆人之所共信者誑脅其民而使之戰耳溱洧之濟非果能前知其水也濟適與水會也漢光武起兵下至曲陽傳聞王即兵在後溱者皆必至溱洧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漸干服不可濟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諛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也

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伐邢之役非果能前知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水解其兩也師適與兩會也逢其適然而人遂以為必然甯莊子之說遂行於後世矣是役也雖衛國之幸實後世之不幸也後世徒見伐邢之役言脫於口師出於境雨降於天三者相隨如枹如鼓如影如響不約而俱應遂以為天道果可以意窺天變果可以術移歸亢旱於乾封漢武帝封泰山改元封元年明年夏旱公係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乃下詔曰歸星變於輔弼漢武帝綏和二年災天意欲乾封乎歸星變於輔弼漢武帝綏和二年災相夏之會即賈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詔見方進責以政事不治災害日臻百姓窮困方進即日自歸火災於丁傅傅太后哀帝祖母也丁太后哀帝殺歸火災於丁傅傅太后哀帝祖母也丁太后哀帝殺歸火災於丁傅

莽秉政便有司奉奏丁傳罪惡奏賊傳太后號為定
 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復言請發冢太后以
 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
 為致棺槨作冢既發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
 姬槨尸火出炎四五丈更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
 槨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
 怒災其已毀丁姬死葬諭制度今火矯誣上天文飾
 焚其槨此天見變以告當如勝妾也矯誣上天文飾
 六經傲然無所忌憚導其源而遺其毒者庸非審莊
 子乎噫審莊子欲僥倖一勝尚有他塗也勢可以使
 人氣可以使人賞罰可以使人激揚奮發豈東無術
 何為輕取古今之所共信者一朝而墮壞之耶雖然
 不知天則壓以天之大而不敢辨不知聖人則壓以
 聖人之尊而不敢爭唐服其名而實闕其理此審莊
 輩所以每得行其說也真知天與聖人者異是矣親
 見憲貧回天而不疑天之禍善見家語親見慶富跖
 壽而不疑天之利淫齊慶封事見襄二十八年盜跖事見莊子雖聞速貧
 速朽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夫子見禮記雖聞血流
 漂杵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武王孟子蓋其所知
 者在理不在事在實不在名也政使百審莊子亦豈
 能眩之哉

子魚宋公圍曹

僖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非也子魚言於宋
 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退修德教而復我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捕于家邦今君德先乃猶有

所闕而少伐人若之何蓋
姑內省德乎况闕而後動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食食
焉而繭繭焉而織織焉而織歷數月而後得帛凡蚕
者皆以為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
耘焉而獲獲焉而舂歷一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
為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
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是猶自浴而至織自耕而至舂
一階一所豈可妄躐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
遲者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蚕婦
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

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說興
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忘內事外競欲收富強之効
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是宜子
魚舉文王之事而終不能正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
曰蠶而帛農而粟身而治正也不以蠶不以農不以
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
其帛何恤乎不蠶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
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為是論者豈足以視小
人之心而閉之哉則盍反其本矣天下之所以有僥
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為之織也天下之所以有僥

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為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耕
織焚其機斧其耒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帛雖有巧
計何從而得粟皆將凍於冬而餒於塗矣彼僥倖而
收功利豈真其力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
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向若聖人皆歿後世之欲
速蹙其根涸其源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法殄滅
無遺人之類不能自立於中國久矣當是時城皆成
狄之城吾亦無城之可爭地皆鳥獸之地吾亦無地
之可奪雖有欲速之心果何所用其速哉然則後世
共詆薄以為遲鈍迂闊者乃其所恃以生者也無賢

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彼
其相戕相賊歲消月爍而戴髮含齒之屬終不可及
者意者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
曰否

隨叛楚

信二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
荒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
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
而白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
之智國為敵所陵而不能勝者非敵之果強也罪在
於我之弱也為敵所陷而不能知者非敵之果智也

罪在於我之愚也強者弱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為國者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之弱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以隨之陋而隣於楚以隨之君臣與楚成子文抗其強弱智愚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憂而又且不知自量怒臂以當輒啣蹈禍敗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左氏之論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

知力不如楚甘處於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已之敗而不由人也見伐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耶嗚呼信如是說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已也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耶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陋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也隨雖量力自守恪遵信約疆場有費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

而不由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已之言而止耳孰知夫善敗由已之理乎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已者善者已也極其善則為堯為舜為禹為湯者亦已也敗者已也極其敗則為桀為紂為幽為厲者亦已也前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已况區區之楚何足畏耶而左氏不知已之尤反以畏楚為量力抑不知適所以隨人之力也古之所謂量力者盖有說矣養而未充也為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吾之所以未動者非憂彼之強憂我之弱也非

憂彼之智憂我之愚也所憂固在於已而不在於人也養已充為已成修已備則有所不動動而無敵今之仲豈不由向之屈平苟以齷齪自保為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噫隨天下之力者獨非量力之論歟

宋襄公欲合諸侯

信二十二年宋襄公欲合諸侯滅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齊 ○宋

為鹿上之盟信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

子曰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楚執宋公秋諸侯會宋公

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宋公

伐鄭僖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楚宋戰于

泓僖二十二年秋楚人伐宋救鄭宋公將戰

弗可救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

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

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

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公傷股門官鉞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

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

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

戰就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

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勦者皆吾敵也

雖及胡若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

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傷則

知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

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宋襄公卒僖

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

公卒傷於泓故也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

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効非不明而說非不

詳也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

喪敗後世拍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為不可

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為不可行果哉
說之遽也是說既行帝王之兵人共視以為迂闊遲
鈍之具儒者相與力挽而極辨之終莫能勝意者未
知爭之之說乎輿薪之不見而自謂能見秋毫者愚
也責其不見者亦愚也撞鐘之不聞而自謂能聞蚋
飛者愚也責其不聞者亦愚也信之在前責之在後

不見輿薪者方自譽其目之明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見秋毫而始責之乎不聞撞鐘者方自譽其耳之聰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聞蚋飛而後責之乎古之難知秋毫也蚋飛也今之易知輿薪也撞鐘也欲驗宋襄言古道之是非當先觀宋襄料今事之中否宋襄生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為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威之霸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觀信義與齊威孰愈壤地與齊威孰愈兵甲與齊威孰愈齊威九合諸侯終不能

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于孟之會宋襄身見執於楚幾不免虎口僅能縱釋曾未閱時忘前日之辱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尚敢稱兵與楚爭鄭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共曉宋襄尚不能知况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編遺簡若滅若沒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踈即可驗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預知其必敗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瞶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

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逐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所以弗擊苟推鋒而與爭一日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為文王之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信十年九年其言董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宋襄之辭發揚激厲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真學文王者也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魚鱓而不害

信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威文仲曰非早備也修城郭賤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信者固信不信者亦信從者固從不從者亦從使不信者果能不信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使不從者果能不從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嗚呼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為吾知崇吾德修吾政而已彼蒼上者吾焉知其意之所在哉以湯之時而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湯大旱七年太史占之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禱于桑林之野而以六事自責言未已而雨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暴而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秦自孝公

說亦法修刑始皇用李斯之言焚書坑儒至趙高相二世復勸其嚴法刻令於是誹謗者族偶語者弃市天下咸怨陳涉二唱而秦遂以亡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

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僖公遇旱而欲焚廄其陋已甚賴從臧文仲之諫亟修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考左氏之所載始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謂旱在天備在人泉枯石燥士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修城節費務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夫之所為也而不害者人之所為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而已矣抑不知天大無外人或

順或違或何或背或取或捨徒為紛上實未嘗有出
 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何中有天背中有
 天取中有天捨中有天果何適而非天耶左氏意以
 修早備為無預於天抑不知臧文仲之諫自何而發
 魯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早備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
 發即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
 修即天道之修也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可不
 為大哀耶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
 王之方疑周公其天固嘗蔽也及天大雷電以風成
 王肅然祇懼與召公太公共啓金縢之書執書以泣
 始信周公之勤勞銷鑿是成王宵中之天已回於執
 書以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然後知
 天意之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
 也非召公太公之知天也

成風請封頌句

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凡姓也實司太
 解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臧須句須
 句于未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
 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
 須句是崇解齊
 而修祀紆禍也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降道散猶相與誦說
 歌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出於

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
治之餘也習其教漸其俗思其治何望懷想而不能
自己亦其勢之當然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足不踰
於墻屏視不下於堂奧組織是供脯修是職其視先
王之道果何物耶蓋嘗觀詩之變風往上多出於婦
人女子之手綠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衛女之詩也並
耶國柏舟共姜之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並見
風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勁而不怒藹然文武周
公之遺澤在焉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吾是以知文
武周公之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致治之外者矣

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
哉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則文武周公
之用功深矣遠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
須句特以親昵而發蓋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其言
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周禍也成風以
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非文武周公之遺化
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
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湫閔元年如韓宣子
輩其知之者代不之人至周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

平王之東降於列國國異政家殊俗各私其私各戚其戚燕不謀楚之難齊不預秦之憂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晉禍也未聞在晉而言周禍者也曰是衛之禍者衛人自言衛禍也未聞在衛而言周禍者也成風請救須句自常情言之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禍度幾可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專言周禍周自有禍何預於魯耶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為不道剪滅周之須句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諸侯視王室如家而國則其身也以家禍為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孝以國禍為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忠成風之言孰謂其緩而不切哉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晉楚秦以降數十國合諸侯之所見反出一女子之下吾是以知周之所以衰君子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秦晉遷陸渾之戎

僖二十二年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也

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周之先也

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郟號曰后稷列姓姬氏

越二世世而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

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后

也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五代晉高祖

出於西夷清泰為河東節度使徙鎮天平帝受命晉

廢帝命張敬達討敬瑭求援於契丹耶律入自

唐貞大敗遂約為父子立敬瑭為皇帝及崩出

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敬瑭請致書稱

而不稱臣耶律大怒遂是知居夷而華者必變夷為

華居華而夷者必變華為夷物物相召者未嘗不以

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為伊洛萬國莫先焉天

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自伊洛而俯眎夷狄猶約天帝居與偃溷然

相去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俗墮壞何至遽淪於

夷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為戎於百年之前

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者抑有由矣曠百

世而相合者心也跨百里而相通者氣也伊洛之民

雖居中華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

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

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聞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是豈嘗擇而處之哉風聲氣習自相感召以默而驅之潛而趨之蓋有不能自已者矣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罪在此而不在彼也使在我無召戎之具彼胡為乎來哉嗚呼幸有可謂知幾矣然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吾以為猶未盡也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渝禮義旋踵戎狄彼被髮野祭之際固已為戎矣豈待百年而始為戎乎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陸渾

既遷之後戎狄其形也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為亂華之始不知伊洛之為戎久矣豈待羶毳其服穹廬其居侏離其語然後謂之戎哉十九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而未嘗少改蘇武之漢也漢蘇武傳承乾身未離唐宮而已純乎突厥矣唐承乾傳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子圉逃歸

信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宣脫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隣謀於隣者不若謀於家非遠則愚而近則智也愛淺者其慮略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倏然相遭猶斷梗枯槎偶相值於大澤之陂恩何從而生愛何從而發哉問焉而不對者有矣問有對者謾對也非真對也叩焉而不應者有矣問有應者謾應也非真應也操兩可之論近足以免我之累遠足以逃彼之責則自以為得計矣其為人謀而忠者蓋千萬而一遇耳乃若家人婦子則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其反覆謀於家庭者非相為賜也如手足之赴頭目不知其然

而然也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真遇言懇款惻怛往往得利害之真焉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略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慮者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何而已矣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為耶異哉嬴氏之於子圍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當子圍逃秦而歸嬴氏曾不為之反覆訂議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為僥倖苟免之計而子圍之利害未嘗過而問焉苟免固賤

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父子一體也兄弟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此嬴氏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免於二嬖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况子圍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使嬴氏當子圍之謀歸易辭以對曰子淹邨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交也今不忍數年之不燕而蔑棄敝邑若二國何寡君有社稷之事不得以身服役而使賤妾得侍巾櫛子豈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為此言則子圍憚嬴氏之告必不敢興遁逃之

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至為子圍之害秦伯顧嬴氏之愛必不入重耳之策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全乎嗚呼嬴氏果出於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可以盡婦之道可以全已之節可以續惠公廢絕之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議一舉而數利附使嬴氏少致思焉則何憚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於情之踈情之踈生於義之薄土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霖鍾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在於子圍逃秦之時哉

詳註東萊先生在氏博議卷之十二

